



第七卷

邓晓芒 著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句读



人民出版社

第七卷

邓晓芒 著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句读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梁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7卷 / 邓晓芒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01 - 016156 - 3

I. ①黑… II. ①邓… III. ①黑格尔, G.W.F. (1770—1831) - 现象学 - 研究

IV. ①B516.35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1525号

书 名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

HEIGEER JINGSHEN XIANXIANGXUE JUDU

卷 次 第七卷

著 者 邓晓芒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449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6156 - 3

定 价 8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批准号12&ZD126）成果之一

目 录

b. 信仰与纯粹明见	1
[I. 信仰的思想]	2
[II. 信仰的本质结构]	45
[III. 纯粹明见的合理性]	68
2. 启 蒙	85
a. 启蒙与迷信的斗争	103
[I. 明见对信仰的否定态度]	103
[(1) 纯粹明见的传播]	109
[(2) 明见反对信仰]	130
[(3) 明见是对信仰的渗透和误解]	149
[II. 信仰经验到启蒙]	178
[(1) 信仰被启蒙所颠倒]	183
[(2) 启蒙的肯定命题]	223
[(3) 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	247
[III. 启蒙的正当权利]	268
[(1) 思维的自身运动]	273
[(2) 对信仰的诸论点的批判]	289
[(3) 信仰变为空无内容]	322

b. 启蒙的真理性.....	336
[I. 纯粹思维与纯粹物质].....	353
[II. 本质的超越的行为和运动]	373
[III. 有用的对象]	379
[IV. 纯粹明见的三个世界]	397
3. 绝对自由与恐怖	411
[I. 绝对自由].....	412
[II. 恐怖与对纯粹意志的认知]	467
德汉术语索引.....	499
汉德词汇对照表.....	506
后 记.....	512

上次我们讲到的最后一个话题是语言的异化，特别是讲到高贵意识和阿谀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这里很容易引起一种误解，就是阿谀的语言标志着高贵意识的一种堕落。当然最终是这样的，阿谀的语言在分裂的意识那里被淘空了，成为一种可笑的虚饰，一种遮羞布；但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应该说，高贵意识一开始就是阿谀的语言，这种语言本身是高贵的。一位皇帝刚刚登基，正需要一帮人为之大唱赞歌，歌颂君主的英明，否则的话这个皇帝是当不下去的。中国古代的《诗经》，里面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给君王或统治者唱赞歌的，如《雅》《颂》都有这种功能。汉高祖建国之初，废除秦代各种繁琐的仪规，一切从简，结果是大殿之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不成体统，高祖深感忧虑。叔孙通为前朝博士，深知礼法，建议高祖重建朝廷礼仪，并组织弟子百余人在野外演习朝仪，演成后，置诸朝堂，由御史大夫执法，举不如法者赶出大堂。从此行礼如仪，无人再敢喧哗。高祖叹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上个世纪50年代初，人们高呼领袖“万岁”，也的确是真心的，有种崇高感。但今天为什么不喊万岁了？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是卑贱意识和分裂意识盛行，再喊那样的口号，就显得滑稽了。这是对上次讲的一点补充。

今天我们开始讲“自我异化了的精神世界”的第二个标题：“信仰与纯粹明见”。

b. 信仰与纯粹明见

前一个标题是“a. 教化及其现实王国”，主要从社会现实生活、包括语言方式来阐明精神异化的世界。这个标题则更深入一步，涉及人们的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精神异化，这是“1. 自身异化了的精神的世界”之下的第二个标题，这一小节也只有这两个标题，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再往下就进入到“2. 启蒙”了。

[I. 信仰的思想]

这是编者加上去的小标题。前面已经讲到，分裂的意识当它反思自身的时候，立足于一个纯粹的我本身，纯粹的我本身应该算是一个新的起点。在分裂的意识那里呢，当然它还不自觉，于是它立足于纯粹的我本身，对一切感到不满。像拉摩的侄儿，他就是立足于纯粹的我本身，但他自己认为他只是表现了他的天才，他的才华横溢，他的机智和幽默，在这个层面上发挥了他的纯粹自我的作用，但还没有自觉到这是一种纯粹思想。实际上，纯粹的自我在他那里已经自在地具备了，这就是一个新的基点，从这个基点里面就升华出来信仰。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就是认为中国人的个体意识没有独立。所谓个体意识独立，就是个人有了一个纯粹自我意识的基点以后，就会从这个基点异化出真正的信仰。所以，信仰本身其实是一种思想，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思想。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产生出纯粹的明见，这是个体意识独立的双重结果。明见也是从自我意识这个纯粹的基点上产生出来的，像笛卡尔的我思，或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统觉。而首先呢，它采取的是一种表象的方式，那就是体现为信仰。真正的信仰产生出来是和笛卡尔差不多同时，在康德的认识论产生出来以前，就是以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为标志，这已经是以纯粹的我本身为基础直接产生出来的信仰了，以前的基督教信仰都还不太纯粹。而纯粹的信仰是一种思想，这种信仰的思想是怎样的，是这里所要讨论的。

[71]

将自身加以异化的精神在教化世界中有自己的定在；但是由于这个整体本身已被自我异化，在教化世界之彼岸就树立起了纯粹意识或思维的非现实世界。^①

“将自身加以异化的精神在教化世界中有自己的定在”，这个定在就

① 以下凡引黑格尔的原文，以及拉松本所加的带方括号的标题，第一次出现时均加下划线以示区分。另，所注边码大括号 {} 中为德文考订版页码；方括号 [] 中为贺麟、王玖兴中译本 1979 年版上册的页码，转入下册时则代表下册页码。

是前面讲到的纯粹的我本身。在教化的世界里面通过分裂的意识，分裂的意识也就是将自身加以异化的精神了，它有了自己的定在。“但是由于这个整体本身已被自我异化”，这个整体就是整个教化世界，已经被自我异化了。前面已经多次讲过，这个纯粹自我是一种单纯自为的存在，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它有它的虚浮性，这个虚浮性要意识到自己的虚浮性，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包括权力和财富全部加以虚化，从这面镜子上看出自己的形象。所以整个世界已经被自我异化了。“在教化世界之彼岸就树立起了**纯粹意识或思维**的非现实世界”，整个教化世界都被虚化了，这样一个定在在整个被异化了的教化世界的彼岸就树立起了一个由纯粹意识或思维所构成的非现实世界。就是在这个教化世界里面，已经没有它所要的本质性了，纯粹的自我在教化世界里面看到了自己的虚浮性，因此就把整个教化世界的本质都否定了，它是一种否定性嘛。那么这种否定性，作为一种纯粹意识，它本身就超出了整个教化世界，它跳到了教化世界的彼岸，整个教化世界都没有它容身之处。它只能在彼岸世界里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那就是纯粹意识或思维的非现实世界。基督教就是这样的，把整个世界都否定了以后，纯粹自我就只有到一个上帝那里去寻找归宿，这个上帝其实就是它自己，它把它放到彼岸作为自己的归宿。这是一个跳出整个现实世界之外的非现实世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传道书”讲，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什么财产啊，世俗的家庭，等级、名声、利益，都是虚的，全都虚化了。“传道书”是完全虚无主义地对待整个现实世界，最后唯一留下的安身立命之处就是在彼岸。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已经找不到你的安身立命之所了，必须到彼岸世界、纯粹意识的世界里面去。彼岸世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然前提就是有一个纯粹的自我要为自己寻找归宿，它在现实世界里面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所有现实的东西都是虚浮的，都不是自己的家乡，都不是纯粹的意识。因此它必须要树立一个彼岸的世界、一个非现实的世界来作为自己的故乡。彼岸世界由此就建立了。

① 这非现实的世界的内容是纯粹被思维的东西 (Gedachte), 它的绝对元素是思维。

“这非现实的世界的内容”，也就是彼岸世界的内容，“是纯粹被思维的东西”，它就是你凭纯粹思维想出来的。它本身就是纯粹思维，你所设想的彼岸世界，那样一个上帝是什么？上帝无形无相，上帝只是一个思维。所以“它的绝对元素是思维”，彼岸世界的最终元素就是思维。上帝就是思维，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你说什么它都不是，它就是你的思维。它的绝对元素是思维，它的本质就是思维。

但是由于思维最初是这个世界的元素，所以意识只是**拥有这些思想**，但它还没有**思维**它们，或者说，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些思想；对意识来说它们毋宁都带有**表象**的形式。

前面讲，“它的绝对元素是思维”，这个里头就埋伏了一个词：元素 Element，它的绝对元素是思维，就是彼岸世界的内容，它是由思维构成的。这实际上是把彼岸世界的对象归结为纯粹被思维的东西了，但它是作为元素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元素”打了着重号。“所以意识只是**拥有这些思想**”，“拥有”也打了着重号。“但它还没有**思维**它们，或者说，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些思想”，“思维”也打了着重号。思维和思想是同一个词源，但一个是动名词，一个是名词化了的动词。它拥有这些思想，但还没有思维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只是作为一些元素摆在那里，比如说上帝，我知道上帝是思想，但上帝是什么思想呢，你思考到上帝的思想了吗？实际上，上帝的思想不是你所能思想到的。上帝的思想在教徒心目中那是不可揣测的。你知道它是思想就够了，但上帝的思想是什么内容，这个不是你能进入的。你只要把它当作一个元素接受下来、拥有它就够了，你心中有上帝就够了，所以虽然拥有这些思想，但还没有思维它。或者说，还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些思想，不知道上帝的思想其实就是你自己

① 为了读起来醒目，原文每一整句在本书中都另起一行，带起对它的解释也另起一行。

的思想。在教徒心中这样想是亵渎神灵的，只有黑格尔敢这样想，而且黑格尔认为真正的教徒也应该这样想，以往的教徒、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宗教改革以后，上帝在我心中，我就敢想了。所以真正的宗教就是“天启宗教”，也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宗教，黑格尔认为只有这个层次上的宗教才能够思维上帝的思想，比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要展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是怎么想的。只要搞清楚上帝创世之前的规划是怎样的，它的思维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它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就有秩序了，就好理解了。这样一来，宗教就变成了哲学、变成绝对认知了。但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他这里还刚刚把上帝设定为彼岸世界，这个时候上帝的思想还仅仅是些元素，这些元素怎么构成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是把它们接受下来了，所以“对意识来说它们毋宁都带有表象的形式”，“表象”打了着重号。这个就是黑格尔的规定了，后面要讲到的，就是说绝对精神包括宗教和绝对认知；在《哲学全书》里面还有一个艺术。艺术、宗教和绝对认知。但在《精神现象学》里面，宗教包含艺术宗教，也包含天启宗教，然后是绝对认知，绝对认知就是哲学。那么宗教和绝对认知之间的层次区别就在于这一点：宗教以表象的方式来表现绝对；哲学是以概念的方式表现绝对。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信仰，它带有表象的形式，也就是它停留在宗教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概念，还没有上升到思想本身的形式。思想本身就是概念，但表象呢，还带有不纯粹的因素，只是些元素。元素、表象都带有不纯粹的此岸世界的特点，也就是带有某种经验的感性的或直观的这样一些不是纯思维的东西。所以它们都带有表象的形式，比如说象征，我们把上帝设想为一个白胡子老头，或者上帝的概念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一种表象，当然它的本质是一种思想，但它表象为一种人的形体。也有它的诞生、成长、传道，然后死亡，死后升天复活，这些都是表象的形式。你要从纯粹概念来说，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黑格尔相应地也从概念上对这些表象进行了一些分析，实际上它们背后是有哲学

含义的。

因为，意识从现实性出来跨入纯粹意识，但是它本身一般说来还是处于现实性的领域和规定性之中。

“意识从现实性出来跨入纯粹意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纯粹的意识、纯粹的我把整个现实世界都虚浮化了，那么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呢，就被置于纯粹意识的彼岸，我们从此岸世界出来跨入到了彼岸世界，也就是从现实性跨入了纯粹意识。“但是它本身一般说来还是处于现实性的领域和规定性之中”，就是在达到天启宗教之前，一般说来都是这样的。一般讲宗教，哪怕是基督教，都有很多阶段和层次；但在没有达到最后的宗教以前，没有达到天启宗教、没有达到黑格尔的理性宗教以前，一般说来，意识本身还是处于现实性的领域和规定性之中。虽然它本质上不是现实性，本质上就是一种纯粹思想、纯粹意识，但它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纯粹思维，还是用种种现实的规定和表象去规定它，如分裂的意识把它理解为自己个人的个性或天才，或个人特别获得的灵感，或者基督教用表象来设想纯粹思想的形象。所以它仍然停留在现实性领域，没有完全跨出去，跨出去了一半，另一只脚留在现实性领域之中。这种宗教呢还处于宗教的初级阶段。

{287} 分裂的意识自在地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这只是对我们而言的，而不是对它自己而言的。

“分裂的意识”其实已经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但只“自在地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这就回到它的起点了。前面讲了，分裂意识的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纯粹的我是不变的，我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我的观点、状态、心情也在千变万化，但纯粹的我却在千变万化面前保持不变，它就是变本身，它就是这个否定本身，这个是不变的。所以它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我 = 我，我的否定是不变的，我可以否定一切现实世界，否定权力，否定财富，也否定刚才的我，否定我自己，但这个否定还是我，是纯粹的我。但这样一种自在的自

我意识的同一性，“这只是对我们而言的，而不是对它自己而言的”，也就是对我们旁观者、研究精神现象学的人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来分裂的意识就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但不是对它自己而言的，就是说分裂的意识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意识到自己就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它还要加上一些表象的东西来设想。比如说，拉摩的侄儿，他的那些胡言乱语、疯言疯语，他自认为那是他的天才，或者他内心的某种气质情绪在作怪，这情绪哪来的他不知道，他归结为自己的才华横溢，压制不住，非要这样说出来不可。他没有意识到其根源在于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或者说是纯粹意识的我的否定的自为存在。所以他也没意识到这种否定就是真相，就是真理，而以为这是他故意在和人捣乱。所以这个不是对它自己而言的，它仅仅自在地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

因此，它只是直接的、尚未在自身中完成的提升，拥有与自己相对立的原则于自身，它受到这原则的制约，没有通过中介运动而成为在此之上的操控者。

——因为分裂的意识还没有达到自我意识，它对自己的否定性的主体性、自为存在的主体性还没有自觉，因此“它只是直接的、尚未在自身中完成的提升”，“直接的”打了着重号。分裂意识是从现实王国中的教化的现实中提升起来的一种意识，在其中，分裂的意识已经提高了，但还不自觉，还未完成这种提升，还“拥有与自己相对立的原则于自身，它受到这原则的制约”。它自身还拥有与自身相对立的原则，像拉摩的侄儿，他说出那些疯话，他认为他是受到控制的，他自己情不自禁，虽然看起来为所欲为，但他自己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权力、有一种原则在操控他。所以他不得不说，一直说到精疲力竭，说到没力气了在那里休息，他都不知道这种控制的原则是哪来的。他受到这一原则的制约，“没有通过中介运动成为在此之上的操控者”，成为自己的操控者。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些天才不是什么灵感爆发，而是普遍原则，是可以操控的。如果你把思想作为中介，你就能够过渡到那些原则，就像天启宗教，以及黑格尔的理性宗教，那你

就可以把自己的否定性跟绝对的原则打通。但分裂的意识没有走到这一步，它自在地已经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但它没有自觉。

所以对它来说，它的思想的本质，并不是仅仅在抽象自在的形式之下被看作的**本质**，而是在一种**普通现实东西**的形式下被看作**本质**，这种现实性只是被提升到了另外一种元素，并没有在该元素中失去那未经思维的现实性这一规定性。

“所以对它来说”，对这种分裂的意识来说，“它的思想的本质，并不是仅仅在抽象自在的形式下被看作的**本质**”，它的思想的本质并没有被看作本质，后一个“本质”打了着重号。当然它自己的就是本质了，但没有仅仅在自在的形式下被看作本质，因为它不自觉嘛，还没有自我反思到抽象自在的形式这一层。“而是在一种普通现实东西的形式下被看作**本质**”，这个“本质”也应该有着重号。一方面它是有了本质的自在的形式，当然它还没有自觉，为什么没有自觉呢，是因为这个自在的形式被掩盖了，被一种普通现实性的形式所掩盖了。所以虽然它实际上已经是在一种抽象自在的形式下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它还采取一种普通现实东西的形式来看待自己。分裂意识的思想的本质被它看作是本质，但就它自己而言，它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现实东西的形式来看作本质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天才，天才是大自然的一种偶然性的东西，一种在普通现实东西的形式下被看作本质的东西。这被看作我的本质，我的思想的本质就是由这种天才爆发出来的，它是这样看的。当然它实际上是在抽象自在的形式下的本质了，因为天才是什么东西可说的，天才怎么构成的，那你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抽象自在的形式，把所有具体的东西都抽掉了。但它又还没有达到仅仅依这种抽象形式来看待自己的本质，在它自己眼中仍然还认为它是在一种现实性的普通现实的形式下的，那么“这种普通现实性只是被提升到了另外一种元素，并没有在该元素中失去那未经思维的现实性这一规定性”。这种普通的现实性被提升到了另外一种元素，就是说被提升到一种思维，这种天才是一种思维的

天才，思维当然是另外一种元素了；但这种思维并没有失去那未经思维的现实性这样一个规定。哪怕是思维的元素，它在这里仍然还包含有未经思维的现实性的规定，那就是他的才气。他的才华横溢表现在思维上面，但这个思维还是他的才华，还是他这个特定的人的特定的气质所决定的，才使得他才华横溢。所以他在思维中不断跳跃，不断施展才华，滔滔不绝，但没有逻辑和清晰的概念。这些都是未经思维的现实性的规定，他的思维并没有失去这一点，并没有清除掉这些规定，也就是它还不纯粹。这种纯粹思维的规定还不纯粹，还带有一些非思维的现实性的形式。这个是分裂的意识的二重性，一方面它已经自在地是抽象本质了；另一方面这一本质又被具体的东西掩盖着，上面堆积着很多未经思维的现实性的规定。

——这种分裂的意识，本质上应该同作为**斯多葛式**的意识之本质的那种**自在**区别开来；对斯多葛式的意识有效准的东西只是**思想的形式**本身，这思想在此拥有从现实性中取来的任何一种对它陌生的内容；但对于分裂的意识而言，有效准的东西并不是**思想的形式**；

“这种分裂的意识，本质上应该同作为**斯多葛式**的意识之本质的那种**自在**区别开来”，“斯多葛式的”和“自在”都打了着重号。分裂的意识是自在的本质，但这种自在首先应该同斯多葛式的意识那种自在区别开来。分裂的意识自在地已经是一种纯粹思维了，自在地已经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了，那么这样一种自在要跟另外一种自在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在：一种是分裂意识的自在，它是一种纯粹意识的自身同一性；另外一种自在呢，就是斯多葛式的意识之本质的那种自在。这两种自在有什么区别，下面就讲了。“对斯多葛式的意识有校准的东西只是**思想的形式**本身，这思想在此拥有从现实性中取来的任何一种对它陌生的内容”，对斯多葛式的意识有校准的东西只是思想的形式，即普遍的**逻各斯**，就是纯粹用思想的形式来衡量一切，以此作为它们的有效性标准。斯多葛主义就是崇尚**逻各斯**，崇尚世界的普遍法则，这个世界的法

则完全是一种思想的形式、逻各斯的形式。它认为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形式所决定的，当然它对这种思想的形式还没有很明确地自觉，把这种思想的形式称之为“命运”。人生在世要服从命运，命运规定好了的，你不得不去。你愿意得去，不愿意也得去，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这是斯多葛精神的原则。所以这思想拥有从现实性中取来的任何一种对它陌生的内容，它逆来顺受，把现实中取来的任何一种对思想是陌生的内容都看作是自己的命运，随便遇到什么东西都要服从，都得接受，以逻各斯的名义。这就是斯多葛派意识本质的那种自在，它就是不以人意识为转移的思想形式，就是必然性或命运，就是形式化的逻各斯。“但对于分裂的意识而言，有效准的东西并不是**思想的形式**”，分裂的意识自在地是纯粹意识的自我同一性，就是一种单纯的否定性，一种自为存在。这个可不是一种思维的形式，不是什么逻各斯，不是什么命运，应该说，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你的自由的否定性，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对一切东西说“不”。拉摩的侄儿就是这样，否定一切，所有的东西，稍微有点固定性的东西，都被他否定了，都被他解构了。所以这样一种有校准的东西不是思想的形式，不是一种法则、命运，相反，那些东西恰好被它解构了。它的思想的自在是更高层次上的自在，这是和斯多葛意识的自在不一样的。斯多葛意识是在一切陌生的现实性面前坚守逻各斯的道德规范，而分裂意识是解构一切规范，不拘泥于任何思维形式。

——同样，也要与德行意识的那种自在区别开来，对于这种自在而言，本质固然处于与现实性的联系中，德行意识固然就是现实性自身的本质，——但却只是一种非现实的本质；——而对于分裂的意识而言，本质虽然处于现实性的彼岸，却毕竟算得上是现实的本质。

这是第二个区别，前面是分裂的意识的自在和斯多葛意识的自在要区别开来，第二种区别就是，“也要与德行意识的那种自在区别开来”，“自在”又打了着重号。这又是两种自在的区别，即分裂意识的自在和德行

意识的自在也要区别开来。“对于这种自在而言，本质固然处于与现实性的联系中，德行意识固然就是现实性自身的本质，——但却只是一种非现实的本质”。德行意识前面已经讲到过了，在“德行与世界进程”中，黑格尔举了像堂·吉诃德这样的例子。堂·吉诃德与风车搏斗，在他眼里到处都是妖魔鬼怪，他用不切实际的德行与一切现实性作斗争，闹了很多笑话。那么德行意识的自在有它的道理，堂·吉诃德也有他的道理的，他的道理就是那种纯粹的德行意识，它自在地存在着。所以我们一边笑话他一边又尊敬他、佩服他。堂·吉诃德是很了不起的，他能够凭着一己之信念跟风车搏斗，这种精神是不错的。他那种信念虽然是虚假的，但却是高尚的。所以德行意识的自在是这样一种自在，对他来说本质固然处于与现实性的联系中，德行意识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身体力行的，他心目中所想象的正义与现实性是直接相关的。凡是看到不平的事情他都要挺身而出，要打抱不平，这个现实性的本质应该是公平的，见到不公平的东西他就感到愤怒，就要去战斗，所以在他看来德行意识就是现实性自身的本质。但其实只是一种非现实的本质，在他眼里的这种公平哪里能够实现呢？所以这种公平只是停留在他头脑里的本质。“而对于分裂的意识而言，本质虽然处于现实性的彼岸，却毕竟算得上是现实的本质”，对于分裂的意识而言，本质已经超越于这个现实世界之上了，已经是纯粹意识的抽象的自在了，却毕竟可以看作现实的本质。拉摩的侄儿讲的那些颠三倒四的话，看似不靠谱，其实是真理，它道出了现实世界的辩证本质。这跟堂·吉诃德完全是相反的，堂·吉诃德所说的话头头是道，都是十分近乎情理的，但做起事来却完全不靠谱。当然拉摩的侄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在那里嬉笑怒骂，他的灵魂、他的这个意识还没有找到归宿，还在那里游荡，他把自己的嬉笑怒骂看作是自己的天才导致的，他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但从这里面已经悄悄地升华出来一种对抽象意识的信仰，一种洞见或明见，即必须把这样一种彼岸的抽象意识的本质看作是我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原则。这是分裂的意